

中國日報：李克強全力落實「十二五」挺港目標

編者按：英文《中國日報》香港版今日發表署名文章，現譯載如下：

如果要問李克強此次訪港的主旨是什麼？毋庸置疑，就是力挺香港經濟，推進兩地合作，把「十二五」規劃中支持香港的政策目標細化落實。

昨天上午，李克強副總理在國家「十二五」規劃與兩地經貿金融合作發展論壇上，發表了主旨演講。一如坊間期待的那樣，他給香港帶來了一份厚厚的大禮，推出一系列支持香港進一步發展、深化內地與香港合作的新舉措，涵蓋了六大方面。包括：大幅提升內地對香港的服務貿易開放水平，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支持香港發展成為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支持香港參與國際和區域經濟合作，推動內地與香港企業聯合開拓國際市場，發揮香港在粵港澳合作中的重要作用。這些措施力度之大、內容之實，超乎想像，令人振奮。借用內地的形象說法，每一條都是「乾貨」。

不過，如果把李副總理的用意僅僅看作是給香港送大禮，那就未免狹窄了。

國家「十二五」規劃將港澳列專章，明確了香港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定位和作用，並從支持香港鞏固提升競爭優勢、支持香港培育新興產業、深化內地與香港經濟合作三個層面，指出了努力方向和目標。但只有方向顯然是不夠的，目標不能只停留在紙面上，還必須細化具體的政策舉措，才能逐步實現。

由此理解便不難發現，李克強率領多位國家經濟主管部門的首長來港，就是要趁熱打鐵，沿着「十二五」規劃的戰略方向，推出細化措施，把規劃落到實處。

或許可以這樣說，李克強代表中央政府，對「十二五」期間的經濟挺港與兩地合作，作出了整體而務實的政策宣示。

蕭平

公民黨圖謀以「法」亂港

蕭何

外傭居港權案將令香港面臨人口和福利的衝擊，而公民黨就可以撈取20萬張選票，2017年就可以向着「執政黨」的美夢目標前進。不過，看到外傭居港權案引起社會強烈反彈，公民黨成眾矢之的，梁家傑又要香港人原諒公民黨，要港人吸入「迷魂煙」而中木馬計，繼而不爭取人大釋法去粉碎他們以「大狀治港」的圖謀，這「四關迷香」計謀豈不是欲蓋彌彰，自己舉報了自己？

公民黨不斷進行教唆和製造司法覆核的案件，禍港殃民，這與公民黨立黨的宗旨急於上台執政很有關係。公民黨的政治路線，就是利用法律上的優勢，以「法」凌駕於基本法規定的行政主導，以司法僭奪行政權，先行司法亂港，再發動「公投」，形成了法理「港獨」的氣候；而為外傭居港權則是積蓄選票的前奏曲，以便氣候一到，就篡權上台。

外傭居港權案是奪取選票的前奏

公民黨的教父是李柱銘，以大律師公會為陣地，扶植余若薇、梁家傑爬上大律師公會的主席位置，再建造一個「執政黨」公民黨，其間李柱銘不斷削弱民主黨，不斷利用補選、「公民投票」，把余若薇推上立會議員的位置，擴大公民黨的影響。

李柱銘利用大律師公會封閉而小圈子的特點，先後力推心腹余若薇、梁家傑佔領了大律師公會的要津，1997年，余若薇成為大律師公會主席。2001年1月至2003年梁家傑出任大律師公會主席，兩任的大律師公會主席，先後組織成立「23條關注組」及「45條關注組」，立志反中亂港，決心部署搶奪行政權力。23條乃立法防止外國勢力利用香港顛覆中國政權，45條乃關於行政長官任命、提名與選舉的法例，公民黨刻意反對，證明其一開始就把目標放在行政長官的權力上。

2000年立法會選舉期間，程介南當選立法會議員，其後在9月辭職，立法會議席出缺要補選。李柱銘壓制民主黨安排余若薇出選，奪得原屬程介南的立法會港島區議席。

2003年11月，大律師余若薇與梁家傑、李志喜、吳靄儀、湯家驊、陸恭蕙等組成「《基本法》45條關注組」，這就是公民黨的前身。這個班子裡面，李、吳兩

個人直接插手策動居港權案，進行司法覆核，衝擊行政主導，把應由行政部門處理的事情，改為由法院處理。2006年3月，「四十五條關注組」宣佈要組成公民黨，其刊物《A45》，透露經核心成員多次討論後，初步決定把黨名定為「公民黨」，他們重申爭取成為「執政黨」是一種思想方式。公民黨現在公然否認，誰也不會相信。

一再挑動司法覆核否定行政權力

大律師的職業實行師徒制，只要幾個師傅帶領著一班徒弟，就可以壟斷大局。更重要的是，根據舊法例，香港的常任法官來源於執業十年的大律師或律師，和海外的法官、大狀和常任法官之間有一道旋轉門，大律師一旦少數人抱團干預政治，就可以把持大律師公會，然後橫跨大律師和法官兩個專業，可以在司法問題上製造許多麻煩，公民黨問政的野心就紅起來，例如他們主張按照基本法的每條表面文字孤立地解釋基本法，而不是按照基本法工委會和籌委會的立法原來意思和基本法的其他相關條文解釋基本法，這和成文法的普通法地區的解釋完全背道而馳。所以回歸之後，特區政府許多行政權力，受到了公民黨大律師所挑動的司法覆核所否定，失去了相關的行政權力。

公民黨的另一位創黨核心成員、法律界立法會議員吳靄儀早在2003年之前（公民黨當時尚未創立），就為外傭可獲永久居留權保駕護航。在菲傭Julia F. Raza於2003年8月提出司法覆核前，吳靄儀在當年3月時已為外傭「度橋」，她指，港府入境處用本地法例禁止外籍家庭傭工取得居港權，很可能違反《基本法》，在港住滿七年並有意在港永久居住的外傭，可考慮控告政府違憲。當時，吳靄儀稱，人口政策讓居港七年的專才

及投資移民取得居港權，但卻不包括外傭，並不公平。她指：「入境條例扭曲了《基本法》中『通常居住』的定義，把外傭排除於居港權申請範圍外，是違反《基本法》。」莊豐源案就是公民黨吳靄儀的傑作，使特區政府失去了以行政的權力按法例阻止父母雙方都不是港人的孩子們獲得了居港權；現在大量內地人來香港生仔，使得香港的醫療服務陷入大混亂。現在李志喜又利用菲律賓外傭居港權，同樣是以司法覆核剝奪入境處的權力，使得行政權力不可以阻擋居住七年的外傭取得永久居留權。這些行動是連貫的，這些政治目標也是連貫的。公民黨難道可以瞞天過海？他們怎能將香港七百萬市民都當成了大傻瓜？

人大釋法撥亂反正

公民黨發動的訴訟，要害是指控行政權力違反憲法。

現在，公民黨的主席梁家傑居然顛倒黑白說外傭居港權案並不重要，也不會對香港有大影響，特區政府還有行政權力，公民黨還假惺惺地提醒特區政府，為什麼不用好這些行政權力？梁家傑所提的「四個關卡論」最要害的是，剝奪入境處的行政權力。如果成功了，梁家傑所說的「四個關卡」都是行政權力，都是違憲的。香港政府就再沒有行政武器去阻止大量外傭成為香港永久居民，大門打開，讓特洛伊木馬在麻痺的氣氛中突襲得手。

香港的行政權力是否違憲，法官能否取代行政部門的權力，不是由大律師說了算，而是由人大常委說了算，這就是香港的憲制。法律訴訟解決不了香港的重大問題，就應該由制定基本法的部門解釋清楚，撥亂反正。

在外傭爭取居港權一案中，公民黨成為「過街老鼠」民望急瀉，黨魁梁家傑揚言此役是「創黨以來最嚴峻襲擊」，年底的區議會選情更不見樂觀，預早打出哀兵告急牌。最新的民調也顯示，公民黨評分大跌，排名由第7位急跌至第10位，反映公民黨的「賣港」行徑已經觸發了眾怒，任憑梁家傑等人如何巧言令色，淡化卸責，也難逃市民的口誅筆伐。

網綁反對派力撐公民黨

反對派也看到民意的憤怒，大多不敢公然出來為公民黨打氣護航，以免引火焚身，影響之後區選。然而，反對派的觀望態度在上星期開始出現了變化，先是黃毓民的「人民力量」高調召開記者會，聲援這個「五區公投」的盟友，指外傭應該取得居港權；日前又有37個反對派團體及其外圍組織，以「一群本地的民間團體」為名舉行記者會，全力為公民黨護航，轉移視線，將外傭居港權案誣指為「人權」、「歧視」等問題，聲言特區政府以至有關政黨均應向所有外傭「道歉」云云。反對派由隔岸觀火變成力撐公民黨，顯然不是心血來潮之舉，而是幕後大老發動，要求反對派再次捆綁在一起，既是要保公民黨周全，也是將外傭權爭議變成所謂的「人權」之爭，混淆問題核心，為反對派的選情先行拆彈。

是次行動聲言有37個「民間團體」參與，除了社民連、職工盟、公民起動等反對派政黨外，也有大量反對派的「影子組織」或「分身」，例如「長毛」梁國雄就以自己辦事處、社民連及「四五行動」等名義代表了多個團體充數。又如主導是次記者會的「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幹事孔瑜，就是社民連主席陶君行的太太，與反對派各政黨關係密切，立場取向人所共知。而聯署團體中也有些不知其名純屬惡搞的組織，如所謂「居留權大學」、「一代人社社」、「影行者」、「自治8樓」等，麻雀亂飛。可見，反對派真是無所不用其極地總動員支持公民黨了。

不過，反對派也知道眾怒難犯，所以不敢正面回應市民最關心的問題，就是公民黨何以突然挑起外傭居港權爭議；假如最終勝訴，數十萬計的外傭取得居港權，香港怎麼辦？市民怎麼辦？這也是市民何以在事件中最憤怒的地方，也是公民黨以至反對派難以反駁的。於是，幕後大老特別找了一些掛羊頭賣狗肉的所謂「人權」組織出來打頭陣，將公民黨禍港之實扭曲成所謂「歧視外傭」，說反對外傭居港的人都是歧視外傭，這些論調與吳志森之流的「港人排外」指控基本上是同一鼻子出氣，都是為公民黨詭辯之辭。如果沒有人幕後指揮，反對派會如此論調一致嗎？甚至連黃毓民也要就範力撐，顯見幕後大老下了嚴令，各反對派政黨自然要立即歸位，將外傭對本港社會的衝擊變成子虛烏有的「歧視」之爭，為公民黨「賣港」行為塗脂抹粉。

轉移視線 欲蓋彌彰

反對派推出這些外圍組織出來搖旗吶喊，不過是自暴其醜，不可能改變主流民意的觀感，但從事件中卻可看到幕後大老確實對這次居港權案件憂心如焚，擔心爭議持續會衝擊公民黨的選情，影響大老安排公民黨取代民主黨的大計。於是急急「吹糠」，要反對派再次捆綁在一起，記得在之前的財政預算案、反對派發動「紫荊花革命」引發民意大反彈之時，幕後大老同樣是指令各政黨要捆綁出擊，現在形勢更加危急，自然要集結力量應戰，《蘋果日報》等喉舌也要出力護航，期望能夠轉移視線，才有了37個團體力撐公民黨的鬧劇。這說明幕後大老對公民黨確實是愛護有加，不容有失，所以才要整個反對派出來拆彈背書。

而且，區議會選舉臨近，外傭居港權官司也不能一時三刻了結，假如政府敗訴，未來幾個月本港將面臨巨大的動盪，始作俑者的公民黨及反對派選情將首當其衝，而對手也會在選舉質問反對派的禍港行為，試問如何回應？於是才推出了一個論調，說外傭取得居港權是「人權」之爭、「平等」之爭，而非經濟民生的損害，以動聽的口號來掩飾禍港之實，讓反對派候選人能夠語調一致的應付選戰，以免在區選全面崩盤，拖累之後幾場選舉的選情。這就是幕後大老何以急急要將反對派政黨捆綁力撐外傭取得居港權的原因，反對派各政黨也只有乖乖就範，置港人利益於不顧，要香港接受數十萬計的外傭，以此討好幕後大老。當中就只有民主黨表現不甚積極，為什麼？公民黨保住了，民主黨的龍頭之位還有嗎？說穿了各懷鬼胎只為自身利益，反對派「倒香米」靠害港人又一明證。

反對派何以網綁撐外傭爭居港權？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美式民主「高耗能」引起全球反思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美國媒體的最新調查顯示，75%公民對共和、民主兩黨近期上演的「債務上限」爭執表示不滿，痛恨他們不顧國家和民眾的利益，進行「高耗能」口水戰，為了選票，竟然人為地讓美國、美元和美債的信譽受到極大損害。全球、特別是西方媒體紛紛發表評論，為什麼享有充足天然資源、號稱最民主政權、被許多國家當作楷模的美國，會陷入如此大的人為災難。東西方專家反思認為，美式民主就像是一部「高耗能」政府機器，不僅無法使社會持續進步，反而由於政黨為了自身利益，捲入無謂的內耗，使曾經強大、富庶的美利堅走向破產的邊緣。

美國人總認為自己的社會制度最好，硬硬地要推銷給全球。其實，各國的制度都產生於特殊背景，都經過不斷競爭、反覆摸索，各有優勢和不足。各國制度只有不斷發揮自身優勢，修正錯誤，社會才能不斷進步。一個國家如果看不到自己的弱點，將缺陷當作長處，並大肆發揮和推銷，則不僅給自己帶來極大的災難，也給做盟友帶來遺憾。美國就是由超級大國演變成依靠借債過日子的國家。根據共和、民主兩黨的「共識」，美國的國債很快就要進入16萬億美元，屆時將變得和歐洲、希臘一樣，陷入新的危機。

總統「近視眼」不想任後事

美國選舉總統，看起來是人人能參與，但選舉實質是有錢人玩的遊戲，普通百姓只是跟風走的「山羊」。要競選美國總統，需要無休止地拉票、在不同場合做廣告，拉贊助建立龐大的助選團且日以繼夜地活動，這些都需要大量的金錢。要成為美國總統，需要油商、軍火商、汽車商、飛機商等富商的慷慨解囊，才有機會成功。進入白宮的美國總統，自然忘不了那些捐款人，忘不了他們的企業，忘不了富商們投資選舉時希望得到的回報。這樣的總統，其決定政策、制訂計劃、實施行動的時候，經常會變成富商謀「回報」的冒險活動。

參選美國總統的政客都有一個共同特點——特別能打口水戰。參選時

能言善辯，為百姓許下許多不可能實現的承諾，為的只是選票。當選後的美國總統，則可以將大部分承諾丟到腦後，轉而熱衷軍事擴張。當選後的美國總統，往往只顧自身利益，肆無忌憚地向國內外借債，完全沒有考慮如何償還債務。他們利用絕對軍事優勢，今天警告這個國家，明天對某個國家進行制裁。由「美式民主」選出的總統是「近視眼」，從不考慮任後的經濟走向，統統留給下任，結果使危機越來越大，債務越積越多。

巨額債務阻礙世界發展

近年來，特別是美國對伊拉克和阿富汗開戰以來，美國經濟狀況急轉直下。為了應付龐大的開支，白宮只好冒美元可能成為廢紙的風險，採用大印鈔票的辦法，讓美元大幅貶值，暫時緩解危機。美元的持續貶值，不但使世界各國對美元失去信心，美國人也對未來失去信心，國內外的信心危機為美元埋下了崩盤的風險。幾年來，美國的債務以幾何級數增長，累計國債已經超過14萬億美元。不要說還債，每年需要償還龐大債務的6000億美元利息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戰爭需要的巨大開支、次按引發的可怕危機、債務須付的翻滾利息等已經嚴重阻礙了美國乃至世界的經濟發展。

白宮常稱美利堅是最成熟的民主國家，希望各國「照樣複製」。世界各地也有許多美國的崇拜者，認為只要實施美國式民主，就等於吃了靈丹妙藥，可以解決政治、經濟和社會等一系列問題。正當這些崇拜者認為美式民主很好的時候，美國卻出現了包括美國人在內的世界各國人民吃驚的債務「建約」問題。

完全複製美國式民主的國家並未強盛，反而國無寧日。事實上，美國總統選舉前後歷時需兩年，耗費大、時間長，競選美國總統靠的是錢，錢多就有資格競選，錢少出局。美國總統選舉競爭已經演變成籌錢戰，誰籌集的錢多，就有機會成功。

日本為何對中國擁有航母「失態」

妮麗硯 軍事評論員

近日，有關中國「利用一艘廢舊航空母艦平台進行改造，用於科研試驗和訓練」（中國國防部發言人語），以及中國首艘航母平台出海進行航行試驗的消息，引起了國際輿論的密切關注，特別是在美日兩國引起了不同反應。據澳大利亞廣播公司報導，美國負責東亞及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坎貝爾在接受其視頻連線採訪時表示，中國擁有航空母艦很正常，中美兩國有足夠的智慧避免衝突，和平共處。而據日本共同社報導，日本防衛相北澤俊美在記者會上，就中國航母平台出海試航一事表示，「瓦良格」號出海試航，肯定會對本地區產生很大影響，日本警惕地關注此事，並宣稱中方要明確透露，配備像航母這樣靈活，而具有強大攻擊性的裝備有何必要，再度要求，中方在航母問題上提高對國際社會的透明度。北京獨立軍事觀察家認為，作為日本最高軍事首腦，北澤俊美對鄰國改建航母發表看法，是他的職責所在，本無可厚非，但從北澤俊美發言的字裡行間，不難聽到「中國威脅論」的弦外之音，顯見防衛相對中國改建航母的反應明顯失態。如此的失態並非一時的情緒化，而是日本一些政客根深蒂固的偏見、偏執的必然結果。

一是選擇性記憶後的「失態」

作為中國的鄰國，日本明知中國對外貿易額已名列世界第一，海上通道和海上戰略物資安全對中國的穩定發展至關重要，擁有航母是防衛發展之正當需求；明知中國要維護「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要承擔一個大國對地區穩定和世界和平的責任，早晚要擁有航母；明知中國面臨著複雜的海上安全局勢，至今仍與一些鄰國包括日本存在海洋領土爭端和爭議，而這些國家有的已經擁有航母或與擁有航母的國家結為軍事同盟。但日本卻記不住這些，只記住了自己是以外海貿易立國的西太平洋島國，只記住了保證海上通道安全對本國發展的重要性，只記住了暗地不斷提高自衛隊的軍事行動能力。為此，日本建造了排水量達1.3萬噸的

「大隅」號、1.8萬噸的「日向」號等可搭載作戰飛機的「準航母」大型軍艦。正是出於擔憂自己重整軍備的企圖容易招致國際社會更多的批評，日本一些政要經常會迫不及待地拿中國的正常軍事發展說事，中國航母平台出海航行試驗正好給他們提供了一個話題。觀察家指出，日本防衛首腦借中國航母平台出海試驗之題，發揮的是中國軍力發展動向具有「威脅性」之意，實際上是司馬昭之心，把中國改建航母當作最新的佐料，繼續炒作「中國威脅論」，以此挑動中國與周邊國家在亞洲的對抗，日本才好從中漁利。

二是選擇性遺忘後的「失態」

觀察家認為，日本防衛相指責中國發展航母「不透明」，更是不符合事實的。早在2009年3月初，中國國防部長梁光烈在北京會見時任日本防衛相的濱田靖一時就表示，大國中沒有航母的只有中國，中國不能永遠沒有航母。這一表态迅速成為中外軍事媒體的頭條或要聞，并被日本媒體解讀為「中國防務首腦首次明確表示將建造航母」，有的日本媒體還專門指出，濱田防衛相對此並未表達日方的擔憂。再早在2008年底，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黃雪平大校曾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中國將會綜合各方面的因素認真研究考慮有關建造航母問題。因此，所謂中國改建航母「不透明」的問題，本身就是偽議題。

尊重和適應為上策

觀察家指出，日中兩國是亞洲的近鄰，又是東北亞兩個最主要國家。如果公開和私下把中國看作「假想敵」，處處設置「以鄰為患」的圍堵線，不僅無助區域和平穩定，也不利於日本的繁榮發展。畢竟，中國的和平崛起包括軍力的正當提升，已是發展趨勢和不爭的事實。